

宋文正公范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九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
下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于桐廬回首大毫忽數
千里日思奏記復于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
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漸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
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

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
 息廼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禮
 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
 衢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歛江清如濟如河
 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巖子
 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窻東
 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
 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
 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思一日移去
 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
 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
 惠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
 已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
 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

惟尊崇為國自重

仲濟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仲伏自思改
 蘇首捧釣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
 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
 久而未濟上答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
 說仰黷台光伏蒙尚書不以隆墀之高而應諸遠
 壑不以洪鐘之大而納茲纖筵謂宣父聖師嘗稱
 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之狂緩其嚴誅寵
 以鈞什霽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光夫何猥辱

文正公集 卷之九
當此褒賜澣謂葛覃采芣微物也託于周召則不
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渦賦青社州學記
示於謏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
美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覘大
禮閱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台屏伏惟尊
崇為國自重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仲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
至京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服瞻仰
恩館伏惟為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與邵鍊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祕閣校理知蘇州范澣謹奉短書
于先生邵公足下澣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
先生見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
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
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
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
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
又念非託之以竒公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

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
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
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漸再拜舍人遞中得况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
古人恭惟遷諫司奉來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
湯火之急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漸謂志於
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思
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直賞之際使人愉然曾
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况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漸再拜狀元正言學士垂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漸
四月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
依依而水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詠歌
古人謂道可樂者今夫信然惟閣下居喪食貧聚
數百指前望高遠宜無動懷善愛善愛

與石曼卿

漸再拜去冬以攜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

飲傷肺賴此閑處可以偃息書問盈几修答蓋稀
足下亦復懶發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
好爾近詩一軸寄于足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
笑我也

與曹都官

漸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
爛然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
其後進之狂者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為
輕况君父之知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為拙者

之福朝廷念其無他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
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
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與衆協力庶幾萬一
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交又所得將多
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淹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
以久勞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
清近薦紳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

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忤感忤肺疾未愈賴此幽
棲江山照大本無望以此為多未拜覩間伏觀
為國自愛

孫明復

漸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
移足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
其且憂矣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
未獎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
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

免屈於不知已者甚善甚善漸至新定江山清絕
落落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
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
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
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
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
嚴萬萬自愛

滕子京

漸再拜遞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

至請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
肺疾尚留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
軸上寄并簡呈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澹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
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愿遠來難
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
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為幸保愛保愛

澹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
休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
監郡諸守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諛誠於禮
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
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圖之誠眾望也兒子
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
求也

澹白中間屢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
望而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
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

漸已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仲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
意喜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
浩之宜矣淹仲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覩間萬萬
自重

頒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別
無以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韋老昨日鄧
州同來宛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

辟在許田知錄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
部已起韓學士應未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
物希示及

陳水部

漸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漸亦為風氣
發動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
至慰彼此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漸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淹仲自

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
異能禦疆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
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
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茲先生胸中
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
子嘉其意進以為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
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
有道漸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隆非漸
之可堪也漸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

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
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為政豈敢怠
玆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
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
為禱

屯田長者漸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
于聽決未遑脩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
又併獲雅問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漸念
入朝已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

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
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
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
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
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閤下以良
相之門瑚璉令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以
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
會間千萬保愛

睢陽戚寺丞

仲啓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
日致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泊于回轅又失
拜餞自至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
學方之古人不知歲寒何以為褐非我長者其能
濟乎擬請伊三五日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
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
以何為候又恐此藥宜取多則不勝其羸

仲淹再拜寺丞久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

文正公集 卷之十
多端驛音鮮寓慙悚慙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
寧其如縻才識者奉惜漸在館供職無所為效稽
曰知已東行所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
眷各計萬福凝寒倍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
不及上狀望言達

漸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
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為祝

漸再拜寺丞又闕致誠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
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
之志也敢不恭乎今張兄員外素為交遊亦張知
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
後便來故專投刺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
之部夫將迴勞頓不易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漸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交海
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
偃息矣未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漸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

微旱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
有望而亦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虞常索用心與
南中不侔鄭下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
不允他有餘力徐可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
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得通問也李倅希伸意
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仲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
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

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
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船家即專差人
齎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
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為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漸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
及省榜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
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榜也漸遠風音
黯黯為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文正公集 卷之五
三
仲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為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性所得必多漸謫官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况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柰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如知足而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漸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漸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姦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
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漸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漸雖屬謫官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烏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

寄家彼中乞照燭切少煩燥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力柰何柰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麈尾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漸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漸昨日誥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

文正公集 卷之五
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藁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
邊任不近便且在塞上所貴葺整不斷絕也猶恐
不濟柰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
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
諒之

翰長學士

瀚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
來捧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
瀚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
勃入勃出之禍况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
息或得將帥即有立園之請 以全苦節養生
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鬼神來復久而無營知
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北事渴見賢者今聞彥國
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聞惟乞自重
瀚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軋州祕丞至
此言十三殿承過備知風旨瀚守邊如式但關輔
之民被虐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離落稍
有倫序願得外計以救滄痍或朝廷疑其欲解邊

務則尚可兼之經略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北事已萌不勝憂蔡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員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己甚多應不久次少年處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即遠大也

安撫太保

仲諮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未言會間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仲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穰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至是不易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之使千萬勉旃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文正公集 卷之六
淹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
渴想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仲儀待制

淹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劄賢姪自陝來速於拜
覲不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口得甚處希早示
及保重保重

淹啓前日遣急足齎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
有人奉攻閻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
臺刻頗深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悖

戾昨來謝章有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
怨濟箇甚事事所云投鼠傷器此實詣理而無害
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
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况吾輩耶寬
中自愛自愛淹於閻下為罪人但長者深察本心
乃敢奉勉悚悵悚悵專此不宣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
走知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俗太
薄因思曾高本土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

卜于洛思遠圖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奏
官似兩不矢志仲儀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傑
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俗其聞見然矣

文鑒大師

澣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
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
懷

仲澣啓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
道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

來又得書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
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
其清矣仲澣赴越上不似謫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
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荅在維城間出
入數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澣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
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

任必得俞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即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淹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柰何柰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與田元均

正月十八日

淹啓至郊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

不奪孰能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淹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未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淹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下開井救渴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

橫費處家家如之邠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
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
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宣新牧舊
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慕侶也先託致意

與季寺丞

四月二十七日

仲頓首季寺丞行曾奉手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動
止休勝漸此中無事雖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
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
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為
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
林郡齋栳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
公見之矣觀此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
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
誌之以詔來世

淳熙三年元日

廣漢邵張栳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

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
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足以克其
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禁防以
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
所當知也

新安朱熹書

尺牘終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范仲淹謹致祭于故賓客謝
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哀金玉嗣音兮
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醜君子之器兮
安安而弗歌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

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
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
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
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卑嗚呼
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為仁者以壽兮我懷
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
我欺滅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不丕丕想雲山之秀兮
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
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范仲淹謹致祭于故侍郎安
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

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
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
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仲淹辱知深
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
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范仲淹謹致祭于故參知政
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距公泰山之東初矯
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子子美聲隆隆顧

幽陋之何階亦卑飛於榜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
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
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
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貶未還公出而終嗚
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
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范仲致祭于故友曼卿
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
人為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
曼卿之詩氣雄而竒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
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予
如生希濶之人必為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范仲致祭于故龍圖學
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
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
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群靈惟純惟粹哲人廼生厥

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
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竟有生來
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范仲淹致祭于故相贈
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
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觀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宮
訐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乂寧雍容道
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衮以養

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
兆萬乘興哀柳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造
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
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范仲淹致祭于故相太
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
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
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

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
 終兮覆篲謝崇高兮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
 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
 播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泮行役邊隅阻趨
 哀次望音微而斷絕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泮紳致祭于故太子少
 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
 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西川父老

而嬉入領中司進涉二府邦憲以清衮職斯
 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
 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
 高中外子孫誥誥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
 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哀邦國不幸尚
 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泮紳致祭于故環慶
 鈐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

兮聲蓋闕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
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
日百堵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
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
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
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
焉長往兮葬于鄂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
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
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范仲淹致祭于故天章待
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
可悲生相門而不驕幼屹屹而從師纔十五而器
成獻雄藻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摘疊疊之英辭
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
優游於歲時三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
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
於一陞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啓於輔帷延脩撰於

史局尚未足以施為遽侍從於天閣聳內朝之表
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
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畝畝不飾名於路岐君
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
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
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
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
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
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
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
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范仲淹謹致祭于故紫微舍
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
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楫紳輝映德業表充聲
猷日盛賢哉云亡顏淵不幸謝同年之中切嗟游
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滯致祭于故天章待
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
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闈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
嘉其誠廼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
曾不齎咨奉親為榮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
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
連營吊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
北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攬槍犒以牛酒
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公論俄加寵

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
若織邊陲如扃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
于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
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邁疾不
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
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
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
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文正公集 卷之三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淹謹致祭于故龍圖給
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二十兮從事於譙獨棲難
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
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乎兮
下無寃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
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
且褻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
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
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幽郊謂
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
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
兮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怊怊嗚呼哀
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淹謹致祭于故龍
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
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
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廼定英俊廼隨

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
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
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
行其志曾不為苦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
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
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
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已澄神而
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
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
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范仲淹謹致祭于故太傅
侍中之靈惟公生於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
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
公冠其首光華帝閭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
間秉持太鈞言必謹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
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伏鉞氣猶過人青
宮作傳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真人仰如仙

文正公集 卷之三
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誥誥咸聞詩禮並列簪
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惟均
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
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為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瀨紳致祭
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
卿鍾乎粹靈秀格峩峩英采熒熒濟學偉文發於
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

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太聿未停為藩為翰
于澶于青廼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
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
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邁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
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措紳
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
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嗟規箴蘇秀
隣邦唱誦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
為浮沉今也云亡絕絃于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

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
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淹讞致祭于故環慶經
略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
如海文敏若神群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
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冠發嶺南猖狂不臣
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
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

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
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于今幾年
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温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
言擢為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
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
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
哀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淹讞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

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仰之如在漣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靈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一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碑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

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眈眈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

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姤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

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
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
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
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
坐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
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
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
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
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
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
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
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
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脇從
輦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
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
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
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
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避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脇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眾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廼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才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

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

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

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
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
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
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
味道足矣豈文士龔龔思得竒才以成天下之務
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
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
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
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
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
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
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
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
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
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
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瀚貶守鄱陽移
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
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六
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
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翹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
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
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
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
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
王道缺湧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

觀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
使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焉天貽厥心則
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監為舜禹之臣至矣公
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
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為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
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暨安史亂華衣冠喪緒降
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為汝陰
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
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

平縣太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蚤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旣而慷慨與人語方畧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旣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為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歷崇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荐拜西上

東上閤門使除軋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酤于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涼鎮戎三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壓

庶羞蓋西諸侯之長馬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
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
請老不獲命復蒞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
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
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啟手足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
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
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竭與
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

及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
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權嘗
亞大揔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
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
終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
寇八百人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
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
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而况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

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汜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疆黠溪洞數州署兄弟以為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滅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猶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謀夫駭其族曰天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為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刺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鸚集于泮林食我

桑黥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
東南也離利方剝議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
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
除其宿逋佐以熬波之具貨入于縣官而增與之
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筭大
克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
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
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
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王彼日

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
而趨之曾莫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
安于灾而恡乎力僉從我謀而蘓秀蒙其利又淮
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糧
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為十闔以疏其
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
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
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謂
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

里厥廢曠乂秋濤為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
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
而一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圖焉
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
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
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
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
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謂夷狄為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
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
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
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
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探自若
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
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
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
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

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帛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庶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

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宋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漸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致其詞漸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賴之濱星萃于上炳為哲人儀茲聖

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疆禦猶仲
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
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
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
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錫我侯歸牧于鄉錦棗
煌煌鸞衡鏘鏘故老飲歌吾閭之光我侯為何四
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
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
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
妣某氏贈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觀皇家之興迺以
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復續雍熙
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
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
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
人於死特令陞見拜大理評事知泰州海陵縣時
江淮內屬未乂吏姦民囂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

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為朝廷憂

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更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朴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回家薄責于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况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北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

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陞宿兵食貨為大公視民
豐儉歛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
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
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孽以為非便朝廷惑其
說徙守回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
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
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泐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
溺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為立法使
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

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
劉琨為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爾此劉
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
心焉遷司勳郎中丞召還臺公歎曰吾年七十有
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
於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既退即
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傳
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
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

里附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三原主簿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亡次適閭門祗候陳惟一次適臨漢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

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餘戶舊有太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寧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為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為海陵宰知茲邑之田特為膏腴春耕秋穫笑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

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
仍與張侯共董其役始成人防亘一百五十里潮
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
去職二公實成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
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為銘
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觀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
遐幹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
外計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
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
手足云啟福歟壽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
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
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
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
祖宗遠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
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

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
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蘓郡時翰
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
相謂曰與濟之揚榷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
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
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
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
而下願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
櫓且備樵爨為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
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
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
幣外臺遣榷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
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信其租朝廷
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
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
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梁得
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
真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

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
中得對于長春殿上說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
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
疆寇驚郡縣而南關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
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
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
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疆人畏如
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
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

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
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
告言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
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
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
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
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
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焉蜀人于今便
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

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權茶官至是坐
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
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
使公大雅之器耻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
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
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
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
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

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
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
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
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
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縉紳躡之俄求東歸除
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
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
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
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

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為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廼為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

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鎬為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為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日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日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

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
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
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
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
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
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
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
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致拳拳
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
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
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
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
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
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繇德
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
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禹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籍山海之
出以為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
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
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
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
助漢近則隋有高潁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
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
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
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
能屬以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
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
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
宗山陵再塞夫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
游以辦濡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
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
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
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
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

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圍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脇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

有九百乃與劔門鈐轄裝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能而大兵得出劔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

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美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

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
鼎至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北路轉
運使歲餘徙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
能吏數十分掌權酷獲遺利蓋億計乃奏朝廷助
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
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
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為難
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泉貨
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

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
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
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
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司事車
駕既行以長安為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
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期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
須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息數廩祿加
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其職積穀郡邑率如

京抵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
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
年大蝗民多阻饑公悉發倉廩以振之仍輦濟京
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城
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
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
之後數月大水出舊城丈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
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
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

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為盜長吏得屈法以
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山祀汾陰幸
亳社進緡錢繒纊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帑錢帛
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饑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
大歛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
出為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
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
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為魁
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
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獎勞之及為三司使陝西
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
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
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
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
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
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
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

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
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為同
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
驚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
州改同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
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
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
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
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

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
州觀察使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
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
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
集賢校理由方畧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
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
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
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

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
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
寬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
鮮不歛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
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
國疆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疆兮王基其摧巍巍
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
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
兮祀于汾睢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
朝詢夕咨供億何筭兮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
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
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又於貨政兮人將無
徒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
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
閤不圯兮表于關中峩峩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
國史兮千古不空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曆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
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羗而成城之中有夫子
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其官張公
蘊之所建也已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
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
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
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監押與刺史議其

事刺史暨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
作色曰柰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
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
繇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
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輩父
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庶嗟咨公
生二子長曰揆今為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
記室叅軍次曰揆今為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
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
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
室為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觀馬嶺之跡雖極塞
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
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
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西

